



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法国卷

2

重庆出版社



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法国卷
2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 陈小丽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郑汉生

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12
法 国 卷(2)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6.5 插页 6 字数 650 千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-1,700

*

ISBN 7-5366-2472-7/I·462
定价:32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卷收入三部长篇小说。法朗斯瓦·薄瓦叶的《禁止的游戏》揭示了战争在孩子们心里留下的阴影。小说被译成 17 国文字,后改编成电影屡演不衰,并获奥斯卡剧本奖;让·路易·居尔蒂斯的《夜森林》以一位护送抵抗战士过境的中学生被出卖遇害为主线,描写了法国沦陷时的人世百态;《痛心疾首》是萨特著名的长河小说《自由之路》中的高潮部分。描写了法国不战而败在市民、士兵心中引起的极度痛苦。号召人民以有效的方式为国而战。

编辑凡例

1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、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。

2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按国别和地区分卷,共52卷:苏联10卷,法国4卷,德国、奥地利4卷,美国3卷,意大利3卷,日本2卷,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拉丁美洲2卷,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2卷,欧洲多国2卷,东南亚1卷,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1卷,波兰1卷,保加利亚1卷,南亚、西亚、非洲1卷,南斯拉夫1卷,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1卷,朝鲜1卷,中国12卷,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,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。

3.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—50年代出版的、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,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,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。体裁限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和纪实文学。中国卷另收有散文、杂文。

4.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,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,均经过重译或修订。

5.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,原则上选收其一部。凡收入的作品,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、译者简介;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。

法国卷编委会

主 编:柳鸣九

副主编:金志平

编 委(以姓氏笔划为序):

沈志明 吴岳添 金志平 柳鸣九 郭宏安

内 容 简 介

本卷收入三部长篇小说。法朗斯瓦·薄瓦叶的《禁止的游戏》揭示了战争在孩子们心里留下的阴影。小说被译成 17 国文字,后改编成电影屡演不衰,并获奥斯卡剧本奖;让·路易·居尔蒂斯的《夜森林》以一位护送抵抗战士过境的中学生被出卖遇害为主线,描写了法国沦陷时的人世百态;《痛心疾首》是萨特著名的长河小说《自由之路》中的高潮部分。描写了法国不战而败在市民、士兵心中引起的极度痛苦。号召人民以有效的方式为国而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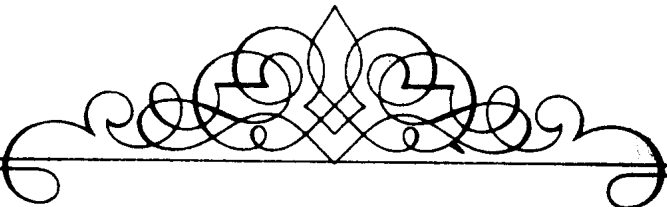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编辑凡例..... 1

禁止的游戏..... [法]法朗斯瓦·薄瓦叶 著
罗新璋 译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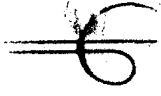
夜森林..... [法]让-路易·居尔蒂斯 著
郭宏安、赵坚 译 109

痛心疾首..... [法]让-保尔·萨特 著
沈志明 译 469



禁止的游戏

〔法〕法朗斯瓦·薄瓦叶 著
罗新璋 译



Francois Boyer
JEUX INTERDITS

据 Editions Denoël 1968 译出

人流像长长的蚯蚓，又开始蠕动，走得好不艰难。头走了，尾巴还停着；尾巴走了，头又停住了。布雷特趴在地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双一双一双的脚，走呀走呀尽走的腿。

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接着赶路，东张张西望望，想去认她爸的脚，因为已无鞋可认了。大家，几乎所有人，都光着脚板走路。开天窗的旧鞋子，不成对的笨木靴，东一只西一只，空自留在地上。

布雷特看看横七竖八的脚，脚上的血，有鲜红的，有淡紫的，黄不黄红不红的，脏兮兮蓝茵茵的，通红的，淡红的，樱红的，栗红的，蕃茄红的，草莓红的。布雷特把自己手指狠命咬了一口，想看看是什么颜色。但是，没出血。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牙印，浅浅的，有点发紫。

“嗯，血红的，”说出来，连自己都不相信。

人流突然倒退，她给挤到路的一侧。

她爸，差不多是黑色的，她回想起来。昨晚开始滴血，今天早晨，右脚根旁压着什么脏东西，像颗黑硬的桑葚。黑色的果子，布雷特倒见过几种：带点紫色的黑刺李，略红的樱桃，但没见过压瘪的、真正黑的桑葚……

有一忽儿，过来条狗，在她身边转了转，又跑进杂乱的人群。她视觉里还留着那条狗四只倒满干净的白爪子。之后，她转过身去，望着无尽的人流。公路是朝着桥直插过去的，然后，沿着近处一座小山缓缓上升。嗡嗡的人声，在她听来，好比畜群压抑的叫声。布雷特这才看到，跟着人走的，还有无数牲口：小牛，公牛，毛驴，大

马，山羊，绵羊，奶牛，肥猪，以及狗呀猫的。布蕾特在自己头脑里，还添上小白兔，野兔，小鹿，大象，狮子，老虎，耗子，金龟子，蚂蚁，长颈鹿，狗熊，毒蛇，鲤鱼，鲫鱼，鲨鱼，外加鲸鱼。接着，想起刚才扫射路面的飞机，看到开飞机的竟是头戴铁盔的大灰狼。几颗炸弹一炸，吓得所有牲口把主人丢在当路，自己拚命往沟里逃，蠢头蠢脑，乱窜乱跑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笨重的躯体，你冲我撞，碰痛擦伤，有的死重地倒在地下，其余都往田里逃，没命地朝前跑。过后，飞机飞远去了，牲口又一一回来，继续赶路，自行其是，不理主人。有些牲口却是吆喝回来的：犬吠，猫叫，马嘶，狮吼，好不热闹。但见不少牲口瘫倒路上，还留得一命的畜生不关痛痒地把拦路的尸体推到沟里，狗用狗爪，牛用牛角，驴子用耳朵，马用蹄子，猪用嘴巴，象用长鼻子，老虎用须，耗子用尾巴，长颈鹿用脖子，蛇用信子，鲸鱼用牙齿。

“小屁帘儿！往前走！”

布蕾特一惊。倒不是骂人话刺耳，而是突然打断了她的遐想。骂人话，才不在乎呢，她完全可以驳回去：

“怎么，我都九岁了！我不在走吗？”

冲她叫嚷的人，站在一辆驴车上。冷不防，前面的人乱糟糟地退回来，小毛驴辔头偻脑，站在原地不动。这下，布蕾特高兴了：

“往前走呀，小屁帘儿！小屁帘儿！小屁帘儿！”

说罢，就钻进人群，一口气走了十几步。驴车上那人看不到了，布蕾特才放慢脚步，气还没喘过来。

“我该叫他‘混蛋’，”她有点后悔。

接着，想起今天人家叫她的各种称呼：小丫头，小囡，心肝，宝贝，小姑娘，小妞儿，小女孩儿，孩子家，小东西，小不点儿，之后，是小淘气，小屁帘儿。干吗生气呢？叫她“宝贝”时做了个可怕的鬼脸，喊她“小妞儿”时却赔上呵呵一笑。

“各种脸相，谁知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心里想。

天上，戴头盔的大灰狼好像又要来放刁作恶。

男人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布蕾特见过不知多少！还有女人的愁眉苦脸！皱纹满面，横的，竖的，斜的，外加眼泪，流得像小溪儿一样。大灰狼在头上飞过，女人家唤她，拉她，抱她，一边叫她吕仙娜，高兰特，雅克琳，雅乃特，莫妮克，妮可儿，咪雪儿。每次情况都差不多：一上来紧紧搂着她，唾液沾了她满脸，最后一把推开，不胜厌恶的样子：

“啊，不是她！”

而脸上又是怎样的表情！归根到底，她喜欢“小淘气”，甚至“小屁帘儿”的叫法！

只有一次，人家叫她“布蕾特”，却不是她母亲。她母亲，是昨天死的，都怪那大灰狼。

突如其来，突，突，突，一阵扫射。天摇地动，路都要裂开了。牛呀，羊呀，狗呀，猫呀，刚才还停在路上，顿时乱糟糟作鸟兽散。

布蕾特的鼻尖碰了一个蚂蚁窝。爬出一只蚂蚁来，停住，转身，急忙回洞里去。

天上，飞机又飞回来了，靠近地面时，有只燕子追上去。燕子一个翻飞，飞得差不多跟飞机一样高……布蕾特发急起来：

“飞机要赢了，飞机要赢了！”

一声干响，劈劈啪啪不断。布蕾特凭本能，马上低下头来。划然一声长啸，紧接着是“篷”一声巨响！

……比哀兰特，苏姗娜，西蒙娜，方莎华丝，蒂蒂，娇娇，咪咪，小淘气，小笨蛋，小讨厌，小奶奶，奈奈特，蕾蒙特……母亲她，叫她“布蕾特”，而她爸，叫“另一个蠢货”……

她爸……

布蕾特看到，离她鼻子二步远处，那粗糙的脚后跟压着一颗黑桑葚，脏衬衫上有一长溜血迹，额角上有樱桃大的一个血斑。

“爸爸！”

爸爸没反应。他身旁有条白狗，但爸爸一动不动。

布蕾特不想再趴着了，但大灰狼还不肯善罢甘休。她的鼻子又戳了蚂蚁窝。有只蚂蚁又沿着自己的城池转了一圈。

“是同一只蚂蚁，”布蕾特想。

有条狗突然在近旁叫起来，听到一声警报就逃了开去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”她还在喊。

布蕾特突然感到喉咙抽紧。伸着下唇，她哆嗦起来。她不明所以的擦掉一滴眼泪。

“玛丽！”有个疯女人把布蕾特搂进怀里，嘴里胡喊：“齐乃特！玛丽埃特！多华乃特！”

布蕾特嘴上沾了点口水，那疯女人的口水，外加一滴咸滋滋的眼泪，她破例儿第一遭没表示反感。

远处，有条狗呜呜咽咽的，叫得像警报一样。爸爸此刻脚根乌黑，衬衫发蓝，前额猩红。

“我干吗哭？”

布蕾特哭得更凶了。燕子打了胜仗，在半空绕大圈子，飞机吃了败仗，落荒而逃。

“可怜的乖乖！”一只软绵绵的手摸摸她，接着轻轻叫了一声，听出是个女人。

“这群孩子真给我们添麻烦！”

“……对着屁股踢过去，谁不急！”

布蕾特看到：那软绵绵的手捏在一只男人手里，那两只脚踢着硬东西紫涨起来。

逃散的人，一一回到路上，打唢哨把他们的牲口喊回来：狗呀，马呀，牛呀，驴呀……

然后，把尸体推到沟里：男人用脚推，女人用脚推，男孩用脚推，女孩用脚推。有几匹马、一头奶牛和两头小牛，侧身倒在路中，蹄子还在一抽一抽，络绎不绝的难民就曲里拐弯绕着走。到小桥的

那段路，大家都行色匆匆，好像大灰狼只威胁到河滩的这一边。

何况大灰狼已远到看不见了；一定已脱下铁盔，削尖耳朵，准备再次发动进攻。

布雷特恨不得随大流逃难去，但爸爸血迹斑斑，把她担搁住了。这一次，爸爸倒不骂骂咧咧，她反顺从了。后来，她眼泪哭干了。匆匆的行列，已不再匆匆，路人的走动，变得非常划一。

布雷特跪在一旁，一动不动，不思不想。头脑里响着各种足音，她不必看得，也不消用心，就能分辨出来：是匹马，是个老头儿，走来个瘸子，母牛，是个驼背，是个残疾人……

后来，父亲的模样看烦了，像出口恶气似的，低声骂道：

“蠢货！”

顿时，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害怕起来：

“噢，不对，不对！”

跟着，重新哭起来。

她久久站在那里，不说话，也不动一动。周围人声嘈杂，烈日当空，无穷的人流，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脚，发出同样的叫声骂声喊声。大灰狼不时露狰狞，在远处，天那边……布雷特都怀疑起来，是不是真有大灰狼来捣乱，还是自己的奇思异想。

之后，嘈杂的人声轻了，隔三叉五的喊声稀了，吆喝不那么凶了，骂声也不那么刺耳了。行人一边走一边聊天，跟平时一样；他们过后，路上好几分钟里空无一人。

布雷特脱出迷糊状态，看到爸爸脚根发黑，衬衫发黑，前额发黑，桑葚般的血斑凝成了硬块。蚂蚁窝里，只见无数小黑点在蠕动。

另一队人走过，寂静无哗。这时，有条黑白毛的小花狗朝她走来，眼泪汪汪，凄凄惶惶，一条腿垂着不能动弹。走近她爸身子闻了一闻，又慢慢离去，无力地呜咽一声。布雷特跳过去，把小狗抱在怀里。她看到狗的眼睛很灰暗很伤心很可怜，嘟嘟哝哝说了几个字，但声调极柔和，随即松开了手。小狗怨苦的叫了一声，才好不难难

地走开去。

有人在空旷地里嚎叫，喊出他的孤苦无告。

小狗离开大路，走近一片烈日烤炙的荒地。

远处，另一股人流好像在走近来。

布雷特看到小狗东张西望，摇摇晃晃，号叫几声之后，仰倒在地，三只没毛病的爪子犹在空中悸动。

于是布雷特冲过去，跳过小狗，朝烈日烤炙的荒地走去。

圣菲村座落在山坳里，地势不算陡峭。

村里总共五个平坦的农庄，一座小教堂，一家小酒店，和一个放柩车的车棚。

农庄里牛马成群，小酒店常有村民光顾。神父从邻近的镇上，一周来两次——星期四讲授教理，礼拜天举行弥撒。至于放柩车的车棚，一年中逢到有丧事才打开。

一条很平常的土路，太阳一照，又白又干，到下雨天，就变得灰蒙蒙的十分泥泞。土路穿行在农庄之间，一头通往最近的镇，一头通往最远的镇。这条路，可谓神父之路，因为直通神父住的镇上。

这儿的景色，要是没有这条曲曲弯弯的溪流，真会教人看了摇头。幸而随溪植柳，杂树成丛。这条小溪跟其他溪流一样，水流又深又清，不时有一溜宽展的浅滩，可涉水而过。水底扔着轮胎，靴子，酒瓶的瓶底，没了瓶底的酒瓶，破碎的瓶口，铁丝，水面上漂着衬裤，水里游着鲟鱼、鲑鱼、瓶塞。

离村不远，在通往最近那个镇的路上，会看到一座奇特的小教堂，现已改作他用。粗糙的砌石上，长满发绿的青苔；屋顶上立着一个高大的铁制十字架，已经有点倾斜，摇晃。这建筑周围，尽是杂乱无章的荆棘丛，还有环生成簇的三棵大树。这里引出一条土路，与白得耀眼的公路，愈离愈远。

公路再过去，有一个公墓，一个很大的公墓，只见十字架林立，有铁制的，石制的，木制的，大多已掩没在墓草丛中。公墓占地比圣菲村五个农庄加在一起还大，可见村子历史之悠久……